

王心

评传

李廷华 著



王子云评传

李廷华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子云评传/李廷华著.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2005
ISBN 7-80680-324-6

I.王... II.李... III.王子云—评传 IV.K825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97356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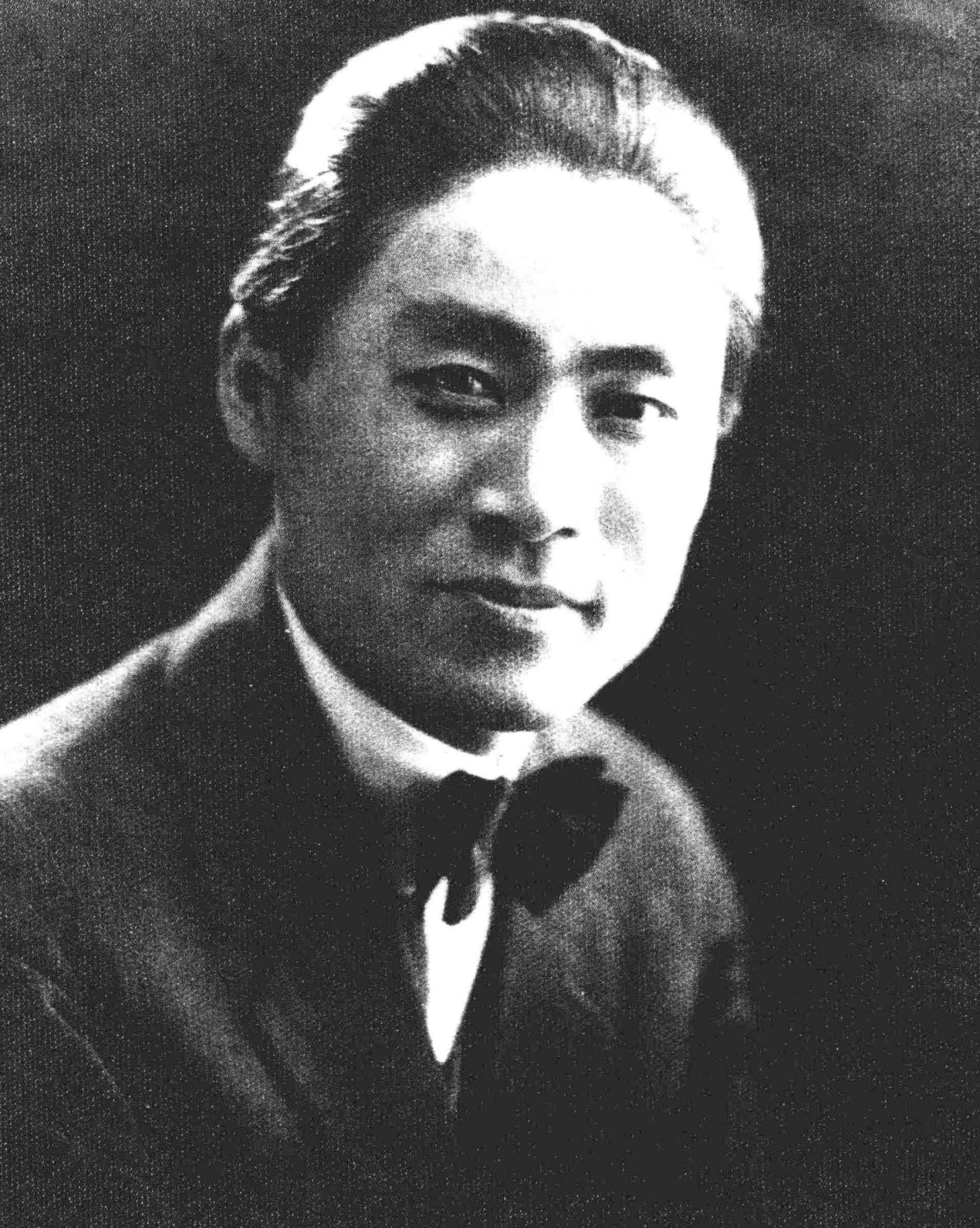
王子云评传

著 者 李廷华
责任编辑 屈立华
封面油画 郭北平
装帧构成 建森工作室
版式设计 豆豆

出 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
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邮编:710003
发 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
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家园 17 楼
010-87873533 邮编:100068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西安新华印刷厂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字 数 410 千字
印 张 20
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
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邮编 710077

第一章 江水初发源



1922年王子云在北京留影

1.大道边缘一小城

安徽省萧县,处于安徽与江苏、山东、河南四省交界处。早在春秋时期,便有萧国,为宋国之附属。周天子分封天下,华夏之野,成三千群国。如果把现代中国三千左右的县名与春秋时期的国名比对,大致都可以各得其所。秦统一后,置萧县,这是萧县最早为县。如今,县改市成为风气,以前的很多著名的县份,像万县、商县,已经再听不到了,萧县则一仍旧名。刘汉代秦,将萧县归入“首善之区”的沛郡,使得萧县沾了龙脉。隋唐之世,县名为“龙山”。多年以后,萧县的一些画家在舞文弄墨之际,便也把自己的画派冠以“龙山”之名。本书的主人公王子云,其名亦有些这样的意味。以前中国人的姓名讲究意蕴,一名之意不足,还要以“字”和“号”发扬之,像赵云,必得有“子龙”之号相得益彰。武人尚如此,何况文士?王子云原名青露,字子云,云路鹏程之义亦明,以后,他因为图省事,也是喜欢“子云”两个字的潇洒,便索性“以字行”。家邦文化在他身上不能说没有影响。

历史上的萧县,处于四战之地,便经常变换于江苏、安徽的治下,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,它先属皖北行政公署的宿县专区,后归江苏省徐州专区,最终归于安徽省宿县地区。萧县距宿州市 75 公里,而距徐州市只有 25 公里,在安徽省,它是最为偏僻的县治,却又以地接名区,风气并不闭塞。萧县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物应该是南宋开国皇帝刘裕,辛弃疾词云“寻常巷陌,人道寄奴曾住”就是写的他。刘裕是梁启超多次夸赞过的历史人物。稀世的武功当然不会在一个地方经常表现,到了现代,萧县地方的骄傲,竟是在几十年时间里出现了多位在全国颇有影响的美术家。除王子云外,萧龙士、刘开渠、王青芳、王肇民、朱德群也都是萧县人。这里,还有一个可以分析的现象,即除了萧龙士一人是传统型书画家外,以王子云为首,多是接受了 20 世纪初期“新文化”和“新美术”的熏陶和教育,留学欧洲,终身从事美术教育事业的。中国现代美术的大家很有一些,像林风眠、徐悲鸿、潘天寿诸人,都形成了自己的画风,而在乡县之中,同道迭出且蔚为大观,只有萧县可表。

现在从徐州乘火车北行,第一站就是萧县。县城四面环山,城南有龙虎两山相对,附近又有凤山和石牛山,旧县志有谓:“群峰环抱,锦水带流,蟠龙栖凤,左右通丽,踞虎眠牛,远近回映。”虽然不免渲染,亦有所本。

王子云的家乡在萧县的南海乡守备村,离县城有 40 公里路。王子云于 1953 年 5 月

28日在西北艺术学院填写的“干部履历表”中写道：“我的家庭处于穷乡僻壤的苏北四县（省）交界地带，本为半地主成分，但到父亲手上已成为破落户的自耕农”（1964年，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，西安美术学院党组织向王子云家乡发函调查其家庭出身问题，守备村党小组回函说：“关于王子云的家庭，土改时是地主成分，后来改为富裕中农成分。在守备村这情况是没有，在徐州市是否改为富裕中农成分，我们就不了解啦。因为他的家庭在徐州市居住，自土改以后，守备村对王子云的家庭成分没有评审过”）。地既偏僻贫瘠，家庭也绝谈不上富裕，王子云很年轻的时候就做小学教员，应该是当时当地比较好的职业。

王子云出生的时间，在现存的记载里说法不同。1997年，在西安美术学院曾经举办过纪念王子云诞生100周年的活动，如果以此为据，王子云应该是1897年出生，而王子云多次填写的个人简历，却都是1900年出生（这3年的相差，出在他读私塾期间，按照王子云二女王蒨所制“王子云年表”，他是1905年7岁时入本村私塾就读，而王子云自己所填简历，入私塾是1907年。私塾为王子云叔父所办，依常情，自家孩子，读书是要尽早的。1921年，王子云考入北京国立美术学校的日期，“年表”和简历的时间相同，以后，王子云的活动年代，两说均同，只是年龄不同。在王子云第一次因为政治审查而填表的时候，是1951年，实际上他已经54岁，填为51岁，可能也是为多有几年工作时间。本书对王子云年龄的确定，依据王蒨所制“年表”）。

王子云的祖父王其梦是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，除有土地200余亩外，还经营了中药店、榨油坊和染布坊，生意都很好，其中尤以中药店为远近几十里知名。这在19世纪末期的农村，应该是相当富裕的家境。王其梦有四个儿子，老大春山，早夭无后；次子碧山，有子青芳、青选；三子峦山，有子青照、青露、炎；四子秀山，有子青云、青学。王其梦去世之后，王家逐渐没落。家产一分为三，王子云的伯父得药店，叔父得染坊，父亲得油坊。土地也分成四份，三兄弟各得一份，其余的归祖母，由三兄弟代耕。以后，王子云和堂弟青芳成为

为美术家，远离家乡。王青芳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自叙家门：“我与王莽是一家，兄弟所幸无八。潦倒风尘只两个，一在北平一在法。”他写这打油诗时，堂兄王子云正在法国留学。

王子云5岁丧母，随祖母生活，得到婶母照顾甚多，婶母出身于书香之家，在日常生活和家庭教育方面，比农村一般家庭，就多了文雅。王子云在儿童时期的环境熏陶和性情发育，因为婶母而得天独厚。婶母家里的一个奶娘也是眉清目秀，她为小弟弟喂奶，王子云经常偎在身边，这奶娘的慈眉秀目，竟深深地印在他心里。王子云以后爱美



1918年，王子云婶母及其二子。

术而以为终身事业,和他少年时期形成的精神潜质是有关系的。以后,他带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洛阳龙门奉先寺考察时,见到那尊巨大的菩萨像,立即想起自己婶母家奶娘的样子,那奶娘就是一个河南人。

王子云父辈三兄弟中间,唯有叔父王秀山是读书人。叔父考中秀才以后,就在本村开学馆,这学馆不同于一般私塾,是要亮出老师的姓名招牌,要经得起远近读书人的挑剔,如果没有点真学问,是开不起来也办不下去的。守备村王家学馆一开,居然吸引来了附近十数里已经读过私塾还想深造的学童,这学馆的红火也如同当年老王家的中药店。以后,萧县成立第一个新式高等小学堂,王秀山被公推为第一任校长。王子云也因为叔父的关系,在读过几年私塾之后,前往35公里外的县城上小学。



王子云叔父王秀山(号松岭),考取秀才后在家乡之留影。他创办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,后当选省议会议员。

刚刚在封闭朦胧中苏醒的社会,上小学比今天的青年上大学还要艰难。王子云记得,在3年时间里,每到开学,他利用的交通工具是毛驴和独轮车,35公里路要走一整天,有时候赶到天黑刚刚到城外,而城门已经关闭,就得在城外住一夜小店。“鸡声茅店月,人迹板桥霜”的情景,在少年王子云是经常体会的。

王子云的最初成长,这位读书人兼教书人的叔父起了关键作用。贫瘠地区的少年,通过文化学习,往往发生对外界生活的幻想。王子云以后回忆,他在读私塾时,对司马迁描述的“壮游”生活:“余尝西至崆峒,北过涿鹿,东渐于海,南浮江淮”,最为神往;李白所谓“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,乃仗剑去国,辞亲远游,南穷苍梧,东浮溟海”也是让他心绪萦忽的情景。李白的“四方之志”,最热衷的还是建功立业的政治热情,王子云以后的“行走”生活确实不亚于前贤,在同时代美术家里,似乎也还没有人像他那样到晚年还热心于“行走”,可是,王子云从来没有对政治发生过热情。吴宓曾经在50岁时想学习班定远(见《吴宓日记》第七册,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曾多次与关麟徵谈“从军”之想),到军队里去立功,王子云那时候和军界也有接触,却从来不生此念。20世纪的文人,和政治关系的密切,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,以前科举时代的文人,虽然读书之后便做官,却一生都在“礼教”中生活,个人未必有政治思想,为一“循吏”是善终之途。而20世纪,礼坏乐崩,有“四方之志”的知识分子,被建设新时代的热情所激励,投入时代浪潮为大势所趋,即使对政

治缺乏热情者,也几乎无人能够逃脱政治风潮的挟裹。王子云在半百之后,就不断地被政治运动缠绕,其实,从他最初读书的时期开始寻绎,专心于艺术,游走其间而心不旁骛,在20世纪的知识分子里,实在是少见。

王子云读本县高等小学的时候,就喜欢画画。教美术的老师会画螃蟹。这时候,齐白石还没有为社会知晓,王子云在萧县这小地方更不知道外面有位画虾蟹的大家,在他的视野里,小学校的美术老师就是了了不起的画家了。他的哥哥也喜欢画两笔,这就在少年王子云的心里种下了美术的种子。他画起画来有些人迷,而对其他功课就没有什么兴趣。小学毕业之后,王子云考上了设在徐州的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。这是辛亥革命发生后次年即1912年的事,从这个时间也可以旁证王子云的年龄,他不可能在12岁就上师范学校。当时师范学校学制,预科1年,本科4年,王子云是第一届学生,缩短学制1年,毕业时间是1916年。师范学校同学中间有萧县同乡徐朗秋,有江苏丰县人刘季洪,以后,王子云生活中几次关键性转折,均和刘季洪有关系,而徐朗秋也是见证人。第七师范学校校长是刘仁航先生,他对地方历史古迹很有兴趣,这对王子云以后的“考古”兴趣发生了影响。美术教师是孙捷先生,毕业于上海美专。当时美术教学内容多为临摹,但已经不是中国画,而是用铅笔水彩画在“洋纸”上的“西洋画”。王子云在全班50多同学里,美术课是学得最好的,而其他功课则大不如人意。这时候,他就意识到自己毕业以后只能当美术教师。师范学校的美术课每周只有一次,远不够专业化,王子云不能满足,在第七师范学校

1921年,王子云在萧县举办个人习作展览会。



毕业以后,没有直接回萧县任教,而是立即往上海进入张聿光、刘海粟二先生为校长的私立上海西门图画学校学习。王子云的绘画已经有相当基础,在图画学校同学中也是成绩比较好的,但也因为学习成绩好,却给自己带来麻烦:张聿光先生教铅笔素描课,多为静物,先由他画成,再给同学临摹。可见当时一般学生还缺乏写生能力。同学徐朗秋画得不如王子云,他将王子云画的一张已经被张先生打过分的静物作业,用橡皮擦去王子云的名字,当成自己作业交卷,结果得到的分数比王子云原先的得分少了10多分。徐朗秋不思己过,反而在课堂上质问张先生,说他是“看人给分”,结果是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,惹得张先生大怒,决定开除这个学生。事情一抖搂出来,王子云也受牵连,他们两人都没法再在这个学校呆下去,又转到周湘先生任校长的上海艺术师范学校。这个学校全部学生只有20来人,教学质量远不如西门图画学校,没有呆多久,王子云就离开此校回萧县。在上海进两所美术学校的时间不到一年,但王子云学到了对照石膏模型画素描和静物写生方法,为回萧县当美术教师和以后自己在美术方面的深造打下了基础。在当时的萧县,基本掌握了这种西画方法的,王子云是第一人。

在王子云刚刚接触社会的初期,他的命运不幸而且悲惨。对他的成长最有影响的叔父,因为开创家乡现代教育的功绩,先是被推举为县高小校长,继又被推举为省会议员。这个得地方风气之先的人,也期望到外面寻求更大发展,但最初的顺利再不重现,他处于郁郁不得志之中,竟病死北京。王子云的父亲,更是死于非命。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,是历史的大进步,但在当时,也造成很多地方的权力真空,“有枪便是草头王”成为一时普遍现象。萧县地处几省交界,本来是个近于“三不管”地区,当时更是盗匪横行。王子云家乡叫“守备庄”,离河南省境只有3.5里路,可以想见历史上牵涉兵战的情形。这时候更是垒土为寨,以图自保。在土匪的多次攻掠下,寨子三次被破。王子云的家庭本来是村中富户,三次都是首当其冲。土匪每次攻寨,都是在大冬天的年关时候,这时候的农村,富户经过一年经营,都在收粮入屯、收钱入柜,穷人家也多少有点年货。攻进寨子总是会有所斩获的。守备庄寨子第一次被攻破,王子云家里的人躲开了,家里财物被洗劫一空,房屋也被烧。土匪第二次来,是在大白天,恰是王子云在徐州读书期间的一年寒假,他听见外面的人高喊他们是来抓土匪的军队,要进家搜查。王子云的父亲知道是诡计,严守家门,结果外面土匪冲进门来开枪就打,父亲当场倒地。土匪更将王子云身上衣服也剥光,并将家里牛车也推走。家人慌乱惊恐,待土匪离去之后,才发现一家之主腰中枪弹,在家人哭嚎里,眼睁睁看着他挣扎而死。这个家庭一时间陷于崩溃之中。不料当时萧县的匪祸却是一茬接一茬,父亲死后不久,哥哥也被土匪绑架枪杀。这样的奇祸凶灾,不仅将一个家庭推入难以恢复的苦痛深渊,也给青年王子云的精神造成巨大的伤害。王子云自称,他以后的某些孤僻内向的性格就与这样的经历有关(《美术史论》1990年第1期,王子云《八十九岁自述》)。

萧县地方,传统的书画之风很盛,王子云在少年时期就受到影响,他在师范学校学习时也独钟美术,毕业之后又前往上海继续学习一段时间,即回本县高小担任美术教师。现



1924年，刘开渠赠王子云的小像，
上题：子云我师：你底学生开渠，
于北京。一九二四，三，四。

存王子云最早的一张照片，是他于1921年在萧县举办的个人美术展览会留影。画面上展出的几乎全部是素描写生和色彩风景，中国传统的山水花鸟画找不见一幅。这时候的王子云，已经接受了徐州师范学校和上海图画学校的两次美术教育，并且准备再往北京美术学校深造。他表现出来的是和传统中国画家的不同，也和萧县的“书画传统”不同。几十年后，萧县被称为“书画之乡”，论起名气资望之高，多以王子云为首，但是，20世纪末期，蔓延全国的“书画热”，几乎全又回到传统的山水花鸟和书法，而萧县籍画家，从王子云以下，刘开渠、朱德群等，则几乎都不搞传统意义的“书画”，只有萧龙士和以后长期在北京生活的王青芳是例外。王子云的美术道路完全是“新学”途径，这可以说明王子云的“得风气之先”，可是，他自己的命运，也因为这样的“新学”路子，使得晚年几近穷愁，其中幽微，也真使人不能不有所思。

王子云在萧县高小最值得回忆的事情，应该是他发现并开发了刘开渠的美术天赋，并把他送上终身从事美术事业的道路。据王子云在《八十九岁自述》里讲：刘开渠在萧县高等小学学习时，图画成绩就表现突出，当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在1920年招考学生时，王子云自己也想去报考，因为北京美专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国家办的美术学校。但这所学校当时是中专性质，按规定只能招收高小毕业生，王子云早已经是徐州师范学校毕业，超过资格也失去资格，而刘开渠那年刚刚毕业，王子云就鼓励他去考。当时的刘开渠家庭经济很困难，他父亲因为喜欢玩鸟，不务正业，使得家境破落，到刘开渠高小毕业，实在无力供他到外面再深造。王子云知道，萧县这地方，既穷又乱，一个高小毕业生如果不能到外面去求学，以后的人生道

路就很难有发展。他跑到县教育局,居然为刘开渠请求得到每年120块大洋的助学金。这笔钱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年的薪金,毛泽东当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,每月薪金就是10元(还有一种说法是8元)。刘开渠对这段生活回忆:“萧县高等小学有位美术课老师王子云先生,他教我们图画。我看见他什么都能画,给人家画像,寥寥几笔就勾画出来,而且很像。我很羡慕,自己也拿起笔来,学着他的样子画,可是我画什么却不像什么。我很想像他一样,会写会画,因此我特别爱上他的美术课。课外我常到他住屋,看他作画,他也很耐心地给我讲怎样算好,怎样算不好。我下决心,一定要学会画画。在图画课上我用心画,课下也常常画。这样,我的图画成绩就逐渐成了全班最好的一个。我家中无一人识字,亦无一本书,更不用说美术了。我从好奇开始,从羡慕小学美术老师的美术技能开始,逐步培养起对美术的爱好,想学美术。而能够走上美术专业的道路,主要还是我从小就有不畏艰难、不怕曲折、不计成败的坚定意志……1920年,我高小毕业了。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有了出路,我没有钱,不能升学,必须回家。不能升学,使我非常难过,我尤其是一百个不愿见到我父母不和以及整天哭闹的家。正在这绝望的时候,好心的王子云老师,问我想不想到北京学美术,说那里新办了个美术学校,招收高小毕业生。我说我当然想去,但没有钱。王先生劝我去投考,并托他的朋友给我请准了‘萧县学生留外资金’,作为去北京的生活费……王老师把我托付给一个在北京政法大学读书的同乡,就跟着他千里迢迢地来到了北京。”

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,新文化风气初开,给那一时代的青年提供了投身文化而改变命运的发展机会,一个小学毕业生而能够远赴北京求学,在今天听来近乎天方夜谭。如果见不到刘开渠先生的自述,今天的读者也可能会疑惑:一位现代中国的雕塑大师和美术教育家,怎么会是家里无一人识字?时代的机遇,再遇上有心人的无私帮助,就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。

2.在北京

王子云把刘开渠送往北京不久,在第二年春天,又在报纸上看见北京美术学校将开办高级师范科的消息,学校由中专性质改为大专,招生范围也随之扩大。王子云在开考前半个月赶到北京,这时候,是他的学生刘开渠在北京迎接他。王子云和刘开渠这一对师生,命运对他们的安排真是有趣,似乎每一次重要的改变,都是王子云在后面推一把,刘开渠又跑在前面迎接自己的老师。以后,王子云到巴黎留学,又是刘开渠先到了那里,而且即将毕业回国,刘开渠租的房子就让给王子云,让他省去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很多麻烦。他们个人的关系,王子云是老师,刘开渠是学生,而在北京美术学校和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的关系,按先来后到的排序,刘开渠又应该是“学长”了。

当时的北京美术学校位置在西单京畿道街,没有学生宿舍,所有学生都在附近租房子住。这也是当时北京的普遍现象,北京大学在沙滩,学生就多有在当时开辟为公园的中南海里租房的。王子云租的是一处单间小房,连吃带住,每月只需8元。这样一算,刘开渠每月有10元助学金,日子应该过得可以了。以后的岁月,特别是到了晚年,刘开渠每回忆起自己的人生道路,总是不忘恩师在命运关键处的提携指引,这应该算得中国现代美术史的一段佳话。

王子云在北京美术学校的学业并不顺利。王子云进的这个班为师范性质,食宿学费都由学校提供,但手工劳作课的材料费须由学生自己负担。入学第二学期,就有同学提出此项费用也应该由学校负担,校长郑锦不同意学生请求,学生则和任课教师发生冲突,郑校长认为学生是无理闹事,将四名出头的学生宣布开除学籍。王子云不在这四人之列,但也被记过处分。王子云当时也是血气方刚,不甘受辱,便离开了学校。

当时的北京,刚刚发生了五四运动,学生在学校里是很有发言权的,从北京美术学校的这次冲突来看,学生颇有天之骄子、一往无前的气势,是一点亏不吃、一点委屈不受的。学潮的发展,使得郑锦在北京美术学校控制不住,不得不离开。教育部派来几人也无法维持,而想当此校校长的还大有人在。除徐悲鸿、林风眠这样的留洋专家以外,连蔡元培这样的民国元老、前教育部长也在学校内外人士的游说酝酿之中,最后居然用全体教师学生“海选”的办法,选出林风眠当校长。学生人数当然比老师多,可以说,林风眠当校长,实际上是学生选出来的。五四运动之后的北京,没有一个大专学校的校长可以不买学生的

账而能得自安。郑锦校长办北京美术学校,是中国现代公办美术教育的第一家,他应该是有开创之功的,却因为处理校务的具体问题和学生冲突,竟不得不离开学校。王子云虽然不是“学潮”的主要人物,当时,也自觉理直气壮。他离开了学校,不再是北京美术学校的学生,但他却受到一些教师的同情。当时北京美术学校的老师,留英的李毅士和留法的吴法鼎,对郑锦就很不满,这里面既有平时教育路径和方法的不同,也有为人的不同。当王子云不能在学校呆下去之时,他们表现出同情,他们发起成立的“阿博洛”学会,是以学校教师为主要成员的研究性团体,却不仅吸收王子云参加,还要他当了负责日常事物的“干事”。王子云正在为难之际,被老师们这样支持,不啻雪中得炭,他的工作就表现出格外的热情。“阿博洛”学会是北京的第一个新美术团体,1922年秋天成立,第二年春天,便举办了会员作品展览,到暑假期间,又在师范大学举办美术讲习班,招收北京的中小学美术教师和业余美术爱好者讲授新美术知识。1924年,又举办第二届美术作品展览会和暑假美术讲习班。由于是一些志同道合的美术家的自发行为,参与者的积极性超过了在学校的例行授课,这些活动又注重社会影响,当时的所有活动都被北京大小报纸报道,一时间,“阿博洛”学会的声誉甚至超过了出现裂痕的北京美术学校。吴法鼎、李毅士、王悦之等老师也有用“阿博洛”学会与郑锦分庭抗礼的意味。王子云作为学会干事,一切活动的策划和组织实施,包括参加活动的人员接待,活动地址的联系安排,宣传稿件的撰写投送,都由他这个“干事”一力承担。学会的参加者多是教师,大家每人出一点会费,就帮助了王子云的生活。当时一个教师的工资,大学教授月薪在300元以上,中专教师也在150元以上,而养一个失学的学生,每月有20元就可以解决其生活基本需要。王子云没有留下他在“阿博洛”学会当“干事”时期的收入记录,但可以想见的是,他的收入并不比当一个师范科学生的助学金差。他当时的年龄已经在25岁左右,比一般学生大出许多,就是以后来北京美术学校当校长的林风眠,也比他小。王子云失学,这是他的不幸,他却直接进入了北京的美术界,也是他的幸运。由于在“阿博洛”学会的工作得到老师们的赏识,王子云被推荐到平民中学当美术教师。

“阿博洛”学会的发起人,有李毅士和吴法鼎这样留学“西洋”的教师,也有夏伯鸣、王悦之、章启这些留学“东洋”的教师,在当时的北京美术学校,这已经是几乎半数左右的教师阵容了。郑锦校长因为开除学生和一部分教师形成对立,“阿博洛”学会又用王子云这样为郑校长不容的学生为“干事”,在社会上的活动且有与学校分庭抗礼的作用,这就不能不让郑校长恼火。北京美术学校是在当时北京政府支持下开办的,北京政府当然支持郑锦,为郑锦所不容的李毅士和吴法鼎便于1924年暑假之中,被郑锦辞退。王子云已经是平民中学教师,主要精力当然得放在学校。李、吴两位老师被辞退,在北京就没有了立锥之地,他们是留洋归来的美术专家,不可能像王子云这样来当一个中学美术教师,而当时的中国,除了北京,就只有上海还有美术学校,而且,上海的美术学校还都是民办性质。李、吴两位老师因为同情学生,而丢了教职,他们都不得不离开北京,前往上海谋职,北京的“阿博洛”学会因为没有了主将,也渐渐式微。王悦之先生后来将学会改为研究所,又发



1922年,王子云(后排中)在北京与“阿博洛学会”同仁。

展成为私立北京艺术学校,但这是1926年以后的事情了。那时候,中国美术界的重心,又因为“北伐”的胜利和国民党政府的定都南京而向南方转移。王子云也是在那样的形势里,离开北京。

“阿博洛”学会的几位主要成员,都是英年早逝,其中尤以吴法鼎先生命运最为悲惨。吴法鼎是河南信阳人,字新吾,出生于1883年,1904年入北京译学馆,以后留学法国,先学法律,后在巴黎美专学油画,回国后就在北京美专任教。1924年,他离开北京后,到上海美术学校任教,不久后就逝世于上海至常州的火车上,时年仅41岁。

李毅士是江苏武进人,名祖鸿,以字行,出生于1886年,堂叔是写过《官场现形记》的李宝嘉。李先生早年留学日本,后转英国格拉斯哥美术学院,毕业后又重进物理系学习,回国后曾主持理工学院。他这样的经历可以想见其人生抱负,科学救国和艺术救国的道路在几十年的生命里纷至沓来,也因为自己的性情难以羁束而每遇坎壈。他被迫离开北京美专,后到了南京,先后在南京高师及中央大学教授美术。抗日战争开始后,李先生随中央大学迁重庆,后来干脆辞职作画。他和徐悲鸿有些相像,喜欢用油画作中国历史,徐悲鸿画了《田横五百士》、《愚公移山》等,李先生则画了《长恨歌》。他于1942年在桂林逝世,时年也只有56岁。

王悦之即刘锦堂,号月芝,以后以“月芝”的同音为名,他的真名倒被人忘忽。王先生为台湾人,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后即来北京美术学校任教。当李毅士、吴法鼎等离开

北京之后,他独力支撑“阿博洛”学会。以后,他也到了杭州,成为国立西湖艺术院的第一批教师,他比王子云大3岁,在西湖期间,应该还是比较相投的。以后,林风眠在1955年“肃反”环境里向调查人员提供王子云的材料,就说王子云最熟悉的人是王悦之。王悦之先生出生于1894年,1937年去世,才43岁。他的大量作品却被有心人保存下来。1994年,台北和北京相继举办了纪念他的作品展览。王子云在1990年的一次谈话录音里说:王悦之是他很敬佩的老师。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王悦之作品展览之际,北京的一些美术界人士谈到关于中国30年代油画创作的评价问题,闻立鹏说:“30年代的这批画家把油画的技法、艺术基本的奥妙之处已掌握了,特别是王先生明显地从现代角度观察西方艺术,达到非常高的水平。但历史上没怎么提到他,不仅是王先生,30年代很多画家的介绍都非常少,实际上咱们割断了一段历史,不自觉地抹杀了他们”(《美术家通讯》1995年第5期)。王子云也是属于“从现代角度观察西方艺术,达到非常高的水平”的一位,他以后的艺术实践将有辉煌的表现。当时北京美术学校的先生们均非等闲之辈。王子云因为已经倾情于西画,对国画没有再留心,其实,当时北京美术学校老师陈师曾,即是当时最有成绩的文人画家,也在尝试绘画的“中西融通”。王子云没有受到他太多影响,而跟随王子云也来北京读美术学校的堂弟王青芳,却在国画和篆刻方面得到陈师曾先生的真传,以后又向齐白石学习,成为北京的花卉和篆刻名家。北京美术学校的同学还有李苦禅,他也是走了中国画道路,也与王青芳一样,拜齐白石为师,以后成为大写意花卉的一代名家。

3.平民中学和孔德中学

王子云于1922年离开北京美术学校第一届高级师范科以后,由学校教授李毅士介绍到平民中学任美术教员。这家学校是教会出资、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学校,校长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垣(援庵)先生。陈垣以后又出任过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。新中国成立后,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,由郭沫若和范文澜担任第一所和第三所所长,分别负责中国上古史和近代史研究,负责中古史的第二所所长在陈寅恪和陈垣之间备选,因陈寅恪不愿意到北京,最后由陈垣担任。这位大历史学家,在故宫博物院刚刚成立时就出任图书馆馆长,其治学渊数是传统中国学问,结交当时书画名士,也多为传统翰墨金石之家,但他为自己的大女儿聘请家庭美术教师,请的却是学习西画出身的王子云。在20世纪20年代,有时代表意识的文人都在追慕新学。当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,即“新学”的大本营在不久前还是封建朝廷所在的北京,尤其是从“京师大学堂”衍变而来的北京大学,成为“新学”人物的养成所。而上海这“十里洋场”,除了为市民生活服务的通俗文化发达之外,学术文化界却远没有北



1922年,王子云任北京平民中学美术教员时,在画室中做人像写生。